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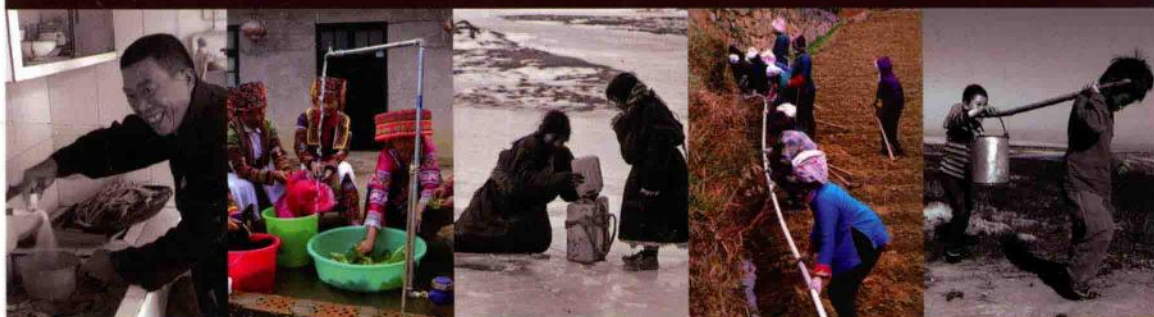
国内首部反映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纪实作品

讲述中国农民“水民生”，展示中国农村“水画卷”

秦岭 / 著

在水一方

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在水一方

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

秦岭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 / 秦岭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06-6291-5

I. ①在… II. ①秦… III. ①农村给水-饮用水-给水卫生-研究-中国 IV. ①R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399 号

选题策划:李华敏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高 为 刘 洁 责任校对:魏红玲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字 图数:15 幅 插页:4
印张:16.75 印数:30000 册
版次:2013 年6 月第1 版
印次:2013 年6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引子

一次宿命的行走

“圣人之治，其枢在水”

——摘自《管子·水地》

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

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儿。安全地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

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的欣慰、亢奋以及苦菜花一样的笑容。苦菜花也是花，笑了，就好！敬爱的中国农民，难得一笑。

人类最安全的表情，是笑容，那是因为安全的水在笑容里行走，并把安全的生命表征写在脸上。水如果不安全，还没笑呢，表情早就因饮水危机而坍塌，满脸废墟，是僵尸脸上大地龟裂、江河断流般的五官七窍。

我习惯了欣赏、珍惜一滴水的晶莹，那是因为上苍首先在我生命开始的那一刻就安排了缺水。我生活的城市天津和我的故乡天水，两个地名的表层意思在于：水之上，都是天；天之下，都是水。有趣的是，地名文化的涵养层与现实的水资源如此的大相径庭，构成

了精神链条上的文化幽默：一个拥有九河下梢的美誉，却晾晒在渤海湾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饮用水极度匮乏，城乡供水主要依赖庞大浩繁的引水工程从几百里、几千里外的滦河、黄河与长江获得；一个拥有天河注水的传说，却被裹挟在黄土高坡与秦岭山地的夹缝里，淡水资源年年告急，山区农村饮水主要依靠雨水集流而成的水窖。故乡的西汉水流域，曾经是诞生过《诗经》之《秦风》的地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些像芦苇荡里蝴蝶一样飞舞的文字，曾经迷倒过多少懂水、懂爱、懂日子的芸芸众生。而今，水，像一个从岁月里渐渐变瘦、变缥缈的没有安全感的弱势群体，让生活其中的我，真正体味到“渴望”两个字的渊源和含义。

所以，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感到荣幸，行走，并始终渴望。

月高星稀之夜，村口旱井边排队曳水的村民像上缴“皇粮”时挨成一溜儿的麻袋，高高矮矮，与夜和时间一起相守、胶着，其中有不少是年迈的母亲和撅着嘴的小娃娃。这是我儿时记忆里一成不变的定格画面。那样的夜，漫长，执著，悲壮，躁动。倏忽间划过天际的一颗颗流星，像惨白的巨大刷子一样把山野闪得通亮，瞬时又把一张张因期待而呆滞的脸拽入更为深重的、不安全的暗夜。探入几十米深井的，不是桶，而是连接在绳子一端的十几个小铁罐儿，“叮叮当当”地下去，直奔大地坚硬的心脏，每个小铁罐儿里哪怕勾曳进一滴水，拎出井口，就能照见月亮含蓄的脸。鸡叫三遍，挑一担泥水回家，一天的日子就像晒蔫了的秧苗，惺忪地舒展开来，舒展在炊烟里，也舒展在心上。

“叮叮当当”。这样的声音在我记忆里原地踏步了三十多年，像干涸的深井里一串串永远也无法安全生命符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喝不上水，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当饮水危机成为一个国家的第一危机，民族复兴与未来的蓝图，只能绘制在干涸的河床上。

当有那么一日，一些文化机构在由我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影视、戏曲里呈现了那么多干旱、缺水、枯井等生活元素时，我才顿悟，早在十几年前，写水，就已经成为我的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下意识，我和我笔下的乡村土地、乡村人物、乡村故事所构成的各种

错综复杂的关系,归根到底,竟然是我与水的关系。此行,大概是上苍为了让这个背景在我的视野里更辽阔,更博大,更清晰,更透明。我步履匆匆,我无法矜持,每一个脚印都竖起耳朵,在谛听和判断。何处?人畜焦渴;何处?饮水安全。

这是个令人既沉重同时又亢奋的话题,沉重到什么程度?从大禹治水时代直至2005年,中国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各地用于修建水渠、水库、水柜、水窖、水池所用到的所有石料、土方、钢筋、水泥、管材重量的总和有多重,这个话题就有多重。亢奋到什么程度?中国农民喝上自来水后在自发组织的秧歌舞、喜宴酒上有多亢奋,这个话题就有多亢奋。

我的行走起始于2012年5月中国作家“行走长江看水利”的启动仪式,依次抵达重庆、贵州、广西、云南、陕西、宁夏、甘肃……7月中旬,当我在水天一家宾馆梳理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时,脑子里像瀑布一样倾泻的,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背景下农民的苦与乐、悲与欢;是农民挑水路上无助的眼神;是农民喝上安全饮用水的第一次深呼吸。这里是羲皇故里,天水大地湾文化呼应着史前文明的种种可能。记得与水利部的一位部长对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出土自大地湾的七千年前的尖底儿陶瓶——母系氏族的先民们用它盛满水,再稳稳当当地插在土地上——安全使用。今番的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我不好妄言与先人的饮水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但作为一种安全信息的遥相呼应,至少在理念上是成立的。似乎是,饮水安全,正从史前文明中走来,又从21世纪的现实中出发。

“天一生水”。当年人祖伏羲演绎八卦时,早就启肇黎民:水的未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这样一个悲悯的话题,不久前变为我在天津市青年作家读书班的授课主题。我说,身处大都市的你与我,每当优雅而随性地拧开水龙头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们内心的悲悯。相信水和相信祖先是一个道理。相信祖先,就有理由相信人类为了饮水安全所付出的一切,那里的每一滴水,像我们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有晶莹,有分量,有温度。

在陕北,一位农民说:“希望你的书里有水,那是咱庄稼人的命。”

我无论怎样回应,都会像旱井一样空洞,唯有和盘托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这边和那边,我的脚印串串。

2012年10月8日于天津观海庐

目录

引子：一次宿命的行走 / 001

[第一编]

世界与中国的世纪考量

第一章 人类饮水与险情的距离 / 003

第二章 饮水安全，全球第一危机 / 007

第三章 饮水安全，中国更危机 / 011

第四章 中国农村大地，干涸的民生伤口 / 019

[第二编]

新世纪的民生壮歌：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第五章 2005年，饮水安全“前世”与“今生”的分水岭 / 037

第六章 鏖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鸿篇巨制 / 043

第七章 一份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示范县名单 / 048

第八章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主战场”上 / 051

[第三编]

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人——水利人

第九章 水利人与“水龙王” / 107

第十章 共同关注：从中央到地方 / 132

[第四编]

中国农民，饮水新纪元的创造者

第十一章 饮水安全工程与中国村长 / 139

第十二章 农民自己的“水龙王” / 165

第十三章 聚焦自来水“自来”前后 / 180

第十四章 秦岭、陈忠实对话录：
饮水安全与中国农民的命运 / 201

[第五编]

水惠民生，中国农村社会的时代风景

第十五章 小小水龙头与农民的大日子 / 209

第十六章 秦岭、朱军对话录：
水是举头三尺的神明 / 248

第十七章 眺望，面向希望的田野 / 256

后记：一滴水的文学矿山 / 260

在水一方

第一编 世界与中国的世纪考量



第一版

第一章 人类饮水与险情的距离

—

安全,一个让人放心的形容词,可靠而温馨。

《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顾名思义,所谓不安全,就是有危险;受威胁;出事故。不安全与安全的反义词——危险,仿佛魔瓶里释放出来的一对怪胎,青面獠牙,险象环生,残酷无情。

从沧海桑田走来的人类,太熟悉灾难了。一切灾难的发生,往往就在那安全与不安全的连接处爆发,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一层膜,或者,一根纤细的线,一旦洞穿或断裂,留在人们伤口上的记忆,几乎清一色地成为人类最触目惊心的画面:流血、死亡、伤残、喘息、绝望、呻吟、眼泪……

当安全最终妥协于不安全,一切灾难,当为定数,在劫难逃。

古云:“生死在天”。古人亦悟到:人之死,在天,也在自己。

曾几何时,在许多皇权国家,贵为天子的帝王最陶醉其中的一句话,是人们对他的山呼万岁。什么叫万岁?就是活10000岁以上,譬如10001岁、10002岁、10003岁直至无穷……生命与死亡是否有如此漫长的距离,我们只有去神话里寻找。

死亡是人类最悲壮的谢幕,形式却少得可怜,就两种:正常的,非正常的。所谓“爱你一万年”,那是梦想;即便“死你一万年”,你也休想,合上眼睛,只是一刹那的事情。《无常经》云:“生者皆归死,容颜尽变衰,强力病所侵,无能免斯者。”正常的死亡,那是规律,你作为一个生物体的灭亡,会给下一个生物体腾出生存空间,你即便想不通,也得想通,否则,一颗死皮赖脸的灵魂,活着,不如不活。

那么,非正常死亡呢?也是规律吗?

当不是规律的规律形成规律的时候,必然是人类自己糟蹋自己,是犯贱,是麻

木,是作茧自缚,是自掘坟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砸自己的小命。当我们在茶余饭后——或者此刻就在品着杯中的香茶,在讨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核安全、文化安全、情感安全、家庭安全、饮食安全、药品安全、出行安全等各种冠以“安全”符号的话题的时候,你是否怀疑过,你杯中的饮用水,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换句话说,是危险,还是不危险?

退一步,再换句话说,一口水,是不是把你的生命逼到了人生的边缘?

是可笑吗?是大惊小怪吗?是小题大做吗?是无事生非吗?

似乎是,水实在是一种太平常、太简单、太司空见惯、太常态化、太不经回味的东西。有位学者告诉我,现在大家都在谈法盲、文盲,其实,我们当中最大的“盲”,是水盲。人们常说“鱼水情深”、“鱼儿离不开水”,却极少听得对人和水关系的诠释。人间纷争最多的关系,似乎让人与权、人与钱、人与财产占据了大半儿。

很少有人意识到,鱼是在水中游,水是在人体里游。鱼离开水,水会带走鱼的生命。人离开水,水照样会把人的生命带走。

水像空气一样神秘、奥妙。

水,实质上是地球上最大的传奇。生命就是水,水就是生命。

如果你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离饮水危险的距离实在太远,那么,不妨从头认知一下我们和水最为基本的生命联系。

连接受生理卫生科目教育的小学生都知道,人体的59%—66%是由水组成的,儿童体内的水分则可达到体重的80%。其中,脑髓含水75%,血液含水94%,肌肉含水76%,连坚硬的骨骼里也含水22%。当人体失水达体重的10%,就会产生脱水,出现少尿、心跳加快、血压下降。当失水达体重的15%—20%时,就会危及生命。维持人的生存基本需求,每天必须得到的最低数量安全饮用水为3—5升。洗菜、做饭、刷牙、洗脸、洗手等需要20升/天,加上卫生和洗浴等生活基本需求用水,大约每人每天需50升。

通俗地讲,一个人,两到三天不喝水,死神就会拎着棺材,随时笑纳你的性命。你火热的身躯,无论男女,还是老幼,将变成一具冰凉的尸体。你残留在肌肉骨血中的水分,用不了一年,就会被岁月和细菌分解、吸附殆尽,最终,你会化为乌有。你休想挽留一滴水在你身边,因为你没有身,也没有边。

人与水,相互交融,没有距离。谈人与水的距离,实际上就是在面对人死亡的过程。

才子佳人们常常对月长叹:“问世间情为何物?”

没有水,你问什么?是问“问世间水为何物吗?”如果你认为这是冷幽默,你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你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是啊!问世间,水为何物?

二

带着种种的设问，我走进了古代贤达关于水的各种诠释以及现代科学关于水的各种推断和结论。我在现实中驻足，目光回溯历史，同时眺望未来。

人类从混沌初开的一刹那，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必然是两种东西：一者，空气；二者，水。因为人类发现自己需要呼吸，同时需要喝水。

关于水在世界各种事物的组成或者分类中扮演的角色，史前的人类、文明早期的人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信息。古代西方提出的“四元素”中有水，佛教的“四大种”也有水，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的水代表了所有的液体，以及具有流动、润湿、阴柔性质的事物。老子的《道德经》以水比喻道德的最高标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译过来就是：水滋润大地万物，却不争夺显赫的位置，处于大众讨厌的位置，去充满低洼之地，所以就接近于道了。

水崇拜几乎是全球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王就是对水的神格化。凡有水域水源处皆有龙王，龙王庙、堂遍及全国各地。祭龙王祈雨是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我在2012年夏天与200多个乡村的对视里，能感受到龙王庙和饮水安全工程同样让人敬畏的力量。我发现，几乎90%以上的乡村都有龙王庙。中国民间老百姓对水的渴望，十分生动地体现在对龙王的膜拜和情感上。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龙能生风雨，兴雷电，职司一方水旱丰歉。道教《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就称：“国土炎旱，五谷不收，三三两两莫知何计时”，元始天尊乘五色云来临国土，与诸天龙王等宣扬正法，普救众生，大雨洪流，应时甘润。除了龙王庙，我还发现，许多地方建有历史悠久的真武庙，真武庙供奉的北方之神玄武，其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水神。《后汉书·王梁传》曰：“玄武，水神之名”。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通过赋予水以神的灵性，来祈祷水给人类带来丰收和幸福。至少，带来水，让人们不再饥渴。

老百姓冥冥中的膜拜和图腾，根本上是为了一种距离。

这种距离，就是与生的近，与死的远。或者，与生的远，与死的近。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面对公益宣传栏上抒发的真理，你的耳膜是否早已锈迹斑斑？假如换句话——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中，地球是唯一被液态水所覆盖的星球。你是否会突然惊醒，我们太幸运了，太幸福了。当然，也太巧合了。水在我们的生命演化中起到了实在太神奇、太伟大的作用，所以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都活着，都思考着，都行走着，都在人间发生着或伟大、或凡俗的事情。

“百年修得同船渡”。船下面的，那可是水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管子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现代人似乎不傻，关于水

的定义,既沿袭了传统,又赋予了现代意识,曰: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有道是:生命之网并非人类自己所编织,人类只不过是这张网上的一根线一个结。编织这张网的,是水。——生命之源,这是生命秘密最彻底、最直接的答案。

无论你谈论有关安全的任何话题,你自身的生命是第一话题。在生命不安全的状态下谈其他安全,这是生存与死亡的另一种幽默,它以漫画一样的效果提醒我们,所谓不安全,有时候与生命的无知有关。

水出了事,所有的话题还在,但是,人没了。

于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很是耐人寻味,假如人间的水都不安全了,你一定会说:“喝,不如不喝。”可是,不喝,你还想喝什么,是喝自己死亡的信息吗?

就饮水而言,人类与险情的距离,难道仅仅是横亘在“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的那个“不”字?一横,一撇,一竖,一点。你说它意味着啥?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与几个前来看望我的作家朋友聊起有关安全的话题,他们异口同声:“当下最严重的安全隐患,是核安全。”

当水不安全了,人没了,谁来启动核装置上的按钮?到了那一天,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将成为地球博物馆里人类最无耻的遗产陈列品。

我注意到,许多相信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都在惊恐和迷失中度过。过了22日零点时分,我看到了太多自认为躲过一劫的嬉皮笑脸。在我看来,当人类一旦习惯了忽略饮水安全,就已被末日扼住了喉咙,嬉皮笑脸之后,恐怕连丧钟都听不到,因为敲钟的人,早已离去,早已腐烂成泥。

这样一个忠告,你信吗?说真的,信,还是不信?

如果你不信,好,恕我直言:对你这个地地道道的“水盲”而言,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你已经奄奄一息。是临死前的那最后一滴眼泪,使你认识到饮水安全到底是荤的,还是素的。

太晚啦!哥们儿,尽管你已经顿悟H₂O是大写,而不是小写。

第二章 饮水安全,全球第一危机

—

“饮水安全——全球第一危机！”

多元化的世界,唯独对这一危机,认识上高度统一。

不安全饮用水,早已成为地球人的头号杀手。“饮用”是自杀的手段,“水”是自杀的工具。

2007年5月30日至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会议与卫生顾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暨亚洲地区对话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会议发表的材料表明,全球有11亿人未能喝上安全饮用水,26亿人缺乏基本卫生设施,每年有500万人(包括160万儿童)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

杀手,与其说是不安全的饮用水,不如说是自己。这,难道就是“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地球上人与水的现实逻辑吗?

目前,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不能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发展中国家致病或死亡的人口80%与饮水不安全有关。

专家告诉我,世界上,每年有500余万人死于癌症,约占全世界人口死亡总数的1/4。其中,每1000个人中,就有1人是被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先进工业国的癌症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居第二位。大量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癌症是由环境中的化学致癌物质造成的,而这些物质又广泛存在于地表水、地下水和经过处理的饮用水中。截至上世纪末,美国饮用水中发现的化学污染物总数已超过2100种,其中已确认是致癌物和可疑致癌物的有97种,另有133种是致突变、致肿瘤或有毒污染物……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家之言,不安全的饮用水危害人类健康,是个灰色的铁逻辑。

其实,我们早在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世界地理》课本里,就已经很明确地感受过全球背景下水危机的大致样貌:在蔚蓝色的地球上,总储水量约14.5亿立方千米,其中海洋水为13.4亿立方千米,约占全球总水量的96.5%。应该说,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的,但是,能够供人们生产和生活利用的,却是杯水车薪。连小孩子都知道,海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也无法用于工农业生产。地球的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的2.5%,而在这极少的淡水资源中,又有70%以上被冻结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中,加上难以利用的高山冰川和永冻积雪,有87%的淡水资源难以利用。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仅是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26%。全球淡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地区分布,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哥伦比亚和刚果这9个国家的淡水资源占了世界淡水资源的60%。

全世界人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可怜巴巴的0.26%上。

没有这0.26%,人类的世界就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没有这0.26%,就没有世界。

没有这0.26%,就没有社会。

没有这0.26%,也就没有人类。

然而,地球上的许多国家,正利用这杯水车薪的0.26%,在超速发展、疯狂发展、盲目发展。所有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它的代名词就是绝路,是黄泉路上傻子一样的玩命赛跑。

据联合国估计,1900年,全球用水量只有4000亿立方米/年,1980年为30000亿立方米/年,1985年为39000亿立方米/年。预计到2000年,需水量将增加到60000亿立方米/年。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用水量最多,达32000亿立方米/年,其次为北美洲、欧洲、南美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球人口急剧增长,工业发展迅速。一方面,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蚕食大量可供消费的水资源。世界水论坛提供的联合国水资源世界评估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天约有200吨垃圾倒进河流、湖泊和小溪,每升垃圾会污染8升淡水;所有流经亚洲城市的河流均被污染;美国40%的水资源流域被加工食品废料、金属、肥料和杀虫剂污染;欧洲55条河流中仅有5条水质勉强算是合格。

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两倍,而人类用水增加了5倍。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到200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为水所困。水资源危机带来的生态系统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近年来,我们在报端、在电视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退化,沙化,海平面升高,冰川消退,永久雪盖减少……